

集部

佩韋齋集卷十

宋 俞德鄰 撰

序

竹間俚語序

竹之清自淇澳詩作世愈知所貴重繇晉而下愛竹若子猷輩不知其幾也其為人類皆如瑤林玉樹灑然風塵之表洪汨迂疎若余之不肖者弗愛也而余也一畝之宅有盈弓隙地必手植數竿朝吟暮詠其趣至山巔

水涯風巾雨屨怳然相遇輒流連竟日不忍棄捐噫何所好之異余所為也雖然是足為竹辱抑竹比德于君子外雖稜稜高節而中虛無我若善容物者故其人雖不類苟愛之亦必以清標雅趣相延接如余之愚坐每對竹峬窢蠅聲即隨觸而啓則竹信有德于余者余方依食于奔走卒未能與竹相朝夕天其或者飯一盂蔬一盤優游于畎畝間將卜背山臨流之地以為此君所攜琴負書相從終始庶無忘此君之德也清風明月實

聞此言

送尋賢相士序

辛酉淶月予客於京師有方士欵于門曰吾聞子之聲矣未睹子之面也今眂子若有合于予者子他日必有名聲于天下雖然吾無求于子願以詩若文質于我余曰子之術非我所知也予聞古有虛無子者挾其術以行一日抵曠野遇老人衣縫掖之衣桐冠樱鞋虛無子進而揖之叟曰子為誰曰吾姑布子卿之流也叟風神

清越灑然若游蒙㲉期汗漫于九垓之上者老人喜止以宿輙饔飧勞之且以二子見虛無子矍然曰異哉其長也耽耽虎視萬里俟也其幼則軒軒霞舉光彩照映廊廟器也言未既老人泫然流涕曰余何為而至此極也虛無子曰叟豈禦富者邪今叟之居蓬蒿所翳狐狸所嘷雖無預于世然叟則已病矣之二子年未壯連印纍落駢組流離便蕃清切烜赫中外而叟則聞以泣何耶老人曰噫是何言也吾聞食人之肉者可隨以鞭扑

之辱乘人之車者可加以鈇鉞之誅使吾樂青紫而羞帛布飫膏粱而厭藜藿則余之禦魑魅也久而况能保妻子全家室以棲遲於寛閒之野乎此吾所以泣子之言也子其行矣虛無于瞠然自失詰朝而去返而視叟之室則已遷矣於戲人之生得為將為相是亦足矣而叟也猶泣而不忍聞令子以甘言餂我是正余之所戚戚者而又何以贈子方士無以對遂書以送之

北村詩集序

詩之道大矣先帝王盛時陳詩納言命官職之所以觀習氣之感而知風化之變也夫惟觀其感知其變和其忿厲怫鬱之氣以導其易直子諒之心是故化行俗美禍亂無自而作厥後官廢士之詩瞽之曲師之箴瞍之賦矇之誦工之諫庶人之謗皆不得以工聞而上之人亦不得以知民之好惡于是政乖俗謬恬不之覺以至于壞亂而不可救然則詩詎可以易言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知其說者其知詩之

道乎北村湯君子文山陽人也其先君子嘗以功刺南服君從齠齡即自濯磨于學問聞其屬比使對機辯敏捷一座愕眙余固奇之逮少長文聲獵獵余蓋瞠乎若後矣兵燹以來一再遷顧色日悴文日工一日出編詩遺余余讀之既則又知君之所以為詩矣憫世道之隆汙悼人物之聚散明時政之得失吟詠諷諫使聞者皆足以戒焉是豈徒誇競病事推敲者之為哉蓋其易直子諒之心閟于中而肆于外者也陳詩納言世無其官

其忿厲怫鬱者既蹈語穽而觸禍機有如易直子諒者又無與颷之以風風勵天下余也窮居荒涼乃得優游饜飫以快心而駭目余之幸多矣雖然余固幸矣詩之幸不幸余未可知也詩之幸不幸余未可知則氣習之感風化之變繼自今其醇其疵其厚其薄余益未可知也余方有負薪之憂廢棄筆墨擇其契余心者數十首命兒輩録而藏之因序其端以見君之詩與古之詩淵然若有合者若夫君詩之傳則不繫于余之序不序也

送陳茂叔序

三代之士以鄉舉里選進故士知修于家而已未有不聞于鄉而達于朝廷者也周衰之末鄉舉里選之法壞為士者始皆游說以媒其身漢襲秦弊挾書之禁未除騎項溺冠至以儒相詬病當是時海内一統而縱横捭闔復無所用之于是豪傑之士如蕭何曹參輩又皆以刀筆吏起風聲氣習浸淫于後故雖立學校舉孝廉策賢良方正而黄霸以卒史選薛宣以書佐選丙吉尹翁

歸以獄吏選其他繇此途出不可縷舉非士而甘于吏也懷材抱藝鬱鬱不遇時使非以道味自飴則去而爲吏事勢然爾秦漢之閒舍黄綺四賢之外士之甘于隱逸者幾何人哉然則士之生于三代之下者亦可悲也矣兵燹十年車書雖同科目未設士之通經術工文辭者幾無用于世顛頓狼狽失所操持蓋不忍言矣甚者征徑困之夫役撓之時俗又從而姍笑之及夫發憤爲吏則刀筆之末工法律之末究其表表者不過齒名庠序

夘申圖一餔餟而止耳嗟夫何士之重可悲也吾友陳子乃能傑然自立為名卿賢大夫所知征徭不能困夫役不能撓時俗不敢姍笑一旦發憤為吏則又刀筆法律若素習者嘻亦難矣竭來訪别往服厥事豈懷材抱藝不肯汩没以故慕蕭曹諸公之所為邪雖然子固賢于今之所謂士也矣抑子之所隸者漕漕之所榷者鹽東南斥鹵淮為上浙次之閩又次之比年以來榷利之取寖多禁網之設寖密尋捕之員寖夥加以奸貪恣肆

掊斂榷剥獲一冐禁之徒根連株逮動至什伯富家巨室至重足屏息以竢其獘皆萌于邏卒成于胥吏而氾濫于轉運使副之為也令尚書李公仲常以潔廉忠信為之先李君仲方以清修勤敏為之佐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趨辦之饒會計之當二浙之民頼以蘇息予行矣合以平日之所學者而稟承二公之所行者簿書期會之餘藏修涵養毋惰毋畫則以儒飾吏雖不得為三代之士猶以文毋害而為漢之士不然吏其身復吏其

心慘礉酷烈頭會箕斂縱復倍榷利而贏之吾不取也且二公亦安取此哉子剛塞果毅其趨事静以敏其與人交忠以信以之為吏疑無是患而吾猶拳拳焉蓋悲士之不遇而為吏又恐吏之不能吏而愈有愧于今之士也吾嘗辱知二公而子又嘗辱師于我于其行故無所顧忌而索言之

紀德緯詩序

余昔游京口聞紀侯以才氣韜畧雄一世而獨刻意教

子蓄奇書連屋客至徹風風醒酒静夜聽詩究然何將軍家風味也獨未能陪鄭廣文一造馬嵗丁丑余歸永嘉與瓜山孫君會君故紀侯客也間誦侯仲午徳緯之詩澄澹簡易若不以雕鏤鍥鉥為能者余甚奇之然窺豹一斑殆未覩其完鼎也近歸自杭乃聞徳緯不鄙固陋儼然辱于敝廬且盡輯其所為之詩而惠教馬余雖未能躧履起迎拂席共語然景慕其人于二十餘年之前而讀其詩于二十餘年之後得無躍然喜倘然止闕然

而立者乎雖然詩難言也平易者近淺艱深者近怪事謬則語難理誣則氣餒斯皆詩之所忌而非周游萬里涉獵萬卷者不能知也德緯從少年游江淮泝沅湘踰嶺適越凡東南幽奇瓌偉之觀亦既飫聞而饜見之矣今又投簪解紱恣睢逍遥蕩于鐵甕鍾阜間日與德人勝士紬今繹古則其進于詩者殆未止也余敢以昔之所聞今之所見而遽謂足以盡德緯之詩乎序以識之尚有覬于嗣音云爾

送劉伯宣尚書序

太原劉公亭刑江右之二年政成化洽治最上聞遂以大宗伯召去之日耋艾攀車童稚卧轍學士大夫相率為歌詩以餞蓋自混一以來士之仕于南者未始有也而公也獨得比于帶牛珥筆之俗其必有道矣廉潔之實忠利之教愊怛之心其洽于民也深故民之徳于公也至是殆非可以聲音笑貌為也悒然不樂思吾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東都之謡西江之頌均一至誠之

感應而已然則公之歸亦榮矣哉易之象內君子而外小人則為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則為否曩者權倫用事姦枿兇豎布滿要津其流落而不偶者皆君子也幸而陰霾汛掃皦日昭融端士正人茹連茅振是正開泰之一機也致隆平頌清廟跂予望之而三數年來楮帛日以輕物價日以湧民生日以困姦貪日以肆盜賊日以滋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日以呈是豈賢者之無益於人國哉意必有其故矣公歸木朝於君相聚精會神

之時百執事同寅協恭之際盡孜孜矻矻日夜講求其所以然之故而彌縫之則有小往大來之亨而無城復于隍之患庶乎天下後世知君子之可與有為也不然為爾寂寂彼小人者亦將笑君子于地下矣何哉天下之事誤于小人者則君子議之誤于君子萬世謂何此古人所以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正恐為小人之議而貽千萬世之羞也德鄰辱知于公最深故餞公之行以規而不以頌

山雞自愛集序

歳乙酉八月余以事如山陽憩天慶觀頽垣敗壁蝸蚓縱横莎徑荒涼闃無人跡凄然有離索之感已而思之導江張君吾畏友也實講道于兹淮上翁吾忘年交也又實寓乎是亟往訪焉二君輟食迎門相與談别後事而旅懷藉是釋矣暇復造之因而扣其所謂耆傳碩彦騷人勝士願一見之淮上翁蹙然曰節孝往矣九京可作節義如康州者可復見哉門禧以來兵事匈勦此地

眡為邊徼無日不鞭弭櫜鞬與敵境從事焉用毛錐子哉以故士之學者鮮間有之舍科舉之外餘無習焉獨平野陳君不以時之盛衰易其志之好尚執筆苦吟鉤章棘句積歲月畧不憚煩余聞而愛之然未暇請也暨抵導江亦以陳君為稱首上丁釋奠于學余齋遬觀禮適會陳君于稠人廣衆中一揖而退復未暇請既而陳君來訪聽其議論纚纚會又咏其詩章淵淵有韻余于是益愛之又一日以山雞自愛一集屬余而為之序開

卷讀之則又知治書吴公之所以愛君者矣夫山雞照水愛其文也君詩然乎哉君之詩君自愛之導江愛之淮上翁愛之治書吴公深愛之余亦從而愛之則君之詩其斧藻絢麗從可知矣山雞然乎哉雖然詩之作不作在我其愛不愛在人語以人不知而不愠為君子易以不見是而無悶為潛龍古之君子未嘗求人之知覬人之愛也君誠能以道自勉反身而誠取人為善極而至于深造自得之地則人之愛我者未必非美疢也其

惡我者未必非藥石也况肯自愛乎人之愛與不愛尚不足為君重輕也况余之序與不序乎重違君之請姑以是復將命者云爾

輿屯提刑樂府序

樂府古詩之流也麗者易失之淫雅者易鄰于拙求其麗以則者鮮矣自花間集後迄宋之世作者殆數百家雕鏤組織牢籠萬態恩怨爾汝于于喁喁隹趣政自不乏然才有餘德不足識者病之獨東坡大老以命世之

才游戲樂府其所作者皆雄渾竒偉不專為目珠睫鈎之泥以故昌大囂庻如協八音聽者忘疲渡江以來稼軒辛公其殆庻幾者下是折楊皇荂誨淫蕩志不過使人嗑然一笑而已疆土既同乃得見遺山元氏之作為之起敬至元丙戌余留山陽憲使奥屯公以樂府數十闋示豪宕清婉律吕諧和似足以追配數公者嘗試觀之如取驊騮飾以金鑣玉勒所謂馳驟于白帝城水雲之外江村野堂爭入吾目已而垂鞭嚲鞚恣睢淩厲于

紫陌間一何奇也然則舍坡老稼軒遺山外如公者其詎肯兒視餘子哉雖然是特公之餘事也余嘗與張君達善讀公之詩鏗鏗幽眇發金石而感鬼神及造公之廬几案間閒無長物惟羲文孔子之易薰爐静坐世慮泊如超然若欲立乎萬物之表者是余之于公知之淺矣不知深矣即區區樂府視公不幾于管窺而蠡測者乎余故表而出之使後之從公游者當求之于未始出吾宗之趣而杜德衡氣殆未足以盡壺子也

劉媪搏虎圖詩序

巳卯夏有客自北來持劉媪搏虎圖並歌詩若干首謂余曰媪渤海濵州人也姓胡氏事劉平生二子劉戍南陽媪攜子以從至沙河之滸日已暮即道左宿焉夜半叢薄中虎䶂然勃起遽攫劉以去媪驚寤提刀逐虎踰數十武及之虎棄劉呀呀人立勢欲搏媪媪直前刺之虎應刄而斃遂掖劉以歸閱三日劉乃死事聞于官南陽守義之請于朝與蠲其力役于是好事者圖而歌之

余曰異哉天下之至猛者虎也至懦者婦也以懦婦角猛虎其與蚍蜉撼樹鷇䴏抗嶽者何異而况發于卒然忽然之際雖武夫悍將猶將戰掉而奪常兹媪也乃能斃是虎于尺𠀋之下是豈專以力勝哉義激于中忿形于外蓋不知虎之為虎而婦之為婦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兹媪其哀者與又曰禍莫大于欲得兹虎其欲得者與故嘗謂漢宮之媛能忠其主而無格熊之力泰山之婦能哭其夫而無暴虎之勇如媪者勇足以

濟其義力足以全其軀其殆婦而夫者與雖然夫者婦之天也父者子之天也君者臣之天也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是皆天理民彝之大者近世之公卿大夫士庶平居暇日苟富貴徼榮寵矜能衒智自以為百夫之特夫孰肯以妾婦自比一旦君父有難覵望畏怯曾不能橫一草以救之其視兹媼何如也甚而甘心焉又因之以為利聞媼之風宜可以愧死矣客韙余言因書之俾綴于詩歌之後

送牛子明序

余往嵗識牛君子明于揚識其面未識其心也異時從御史李君漢卿及今尚書劉公伯宣游其于子明盛有所稱引余于是知其非庸庸衆人矣然亦未詳其素所韞積者矣既而交愈久往來愈熟見其質厚少飾端介不阿余于是愛之且敬之矣嵗甲申浙右苦旱子明奉憲司檄來潤行阡陌問民病苦公事畢訪余于蓬蓽之下出句曲山中諸詩清曠簡遠得騷人勝士之趣于是

又知子明之力于學而工于詩也君無何仕不得志投劾走江淮困頓流離二年于此余甚憐之然其氣未始餒而其學亦未始廢也近忽來顧謂將如武昌為外臺主吏掾語已欲別余叩之曰居間久資用乏絶無以為達官貴人故交舊友之贄今將稱子本倩善工模瘞鶴銘華陽洞碑藉手以見余啞然笑曰子明惡用是哉輦金帛可侯伯府詩書止腐儒世嘗有是言矣子明惡何是哉且吾聞之昔士有游方之外者歸而媢其婦曰吾

富矣吾富矣其妻喜亟發其篋㔷之惟李庭珪墨半丸歐陽公五代史稾數幅而已妻怫然而怒今欲以是而媚時貴得無類是乎子明曰世安有畫如兹婦者邪余曰然則姑行矣子明亍亍不悅余又曰今御史申屠君清修雅重有為有守兹方以臺命留湖湘間蓋識子明且知子明者君在亟往雖不假是為贄余意君必能延子明之譽而張之子明亦惡用是哉于是忻然曰吾可以行矣遂書以為序

曹之才詩序

因事變懷舊俗詩人之旨也然感慨之深激烈繼之往往蹈語穽而觸禍機者有矣古之詩不如是也惟黍離之什哀而不傷怨而不怒隱然忠厚惻怛者寓焉故聖人録之此政詩人所當涵泳而紬繹者也曹君之才以詩雄行輩間余聞之已非一日近閲蛟峯翁序語雖愛其爽易磊落美其英華果鋭而猶疑其謳吟于吴山之陰所少者感慨之意翁可謂愛人以徳矣雖然故宫詞

十九首與夫拜景靈游湖曲登北城悼今思古如余所謂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忠厚而惻怛者殆非之才之所少也湖光山渌尊酒嘯咏不過寫吾情陶吾性而已三百五篇與覶羣怨豈皆為變風變雅作耶知之才者可無憾于此矣

佩韋齋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佩韋齋集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舉人臣劉禮

佩韋齋集卷十一

宋 俞德鄰 撰

序

雙蓮圖詩序

隰有荷華鄭詩也而澤陂則以菡萏稱至楚大夫著為離騷則又有緝芙蓉以為裳之語曰荷曰菡萏曰芙蓉一也或以喻德或以喻色未始以為瑞也獨宋元嘉中二蓮同幹生于天泉于是史書之以為瑞是豈不蔓不

枝者其常而同幹者其瑞與然元嘉以前未之聞焉豈
昔者無而元嘉始有之邪否則昔雖有之史闕而不書
也史氏之法祥瑞必書災異必書使古有之而不書則
是不足以為瑞也及觀元嘉而後至于今日嘉蓮之茁
記于史見于騷人墨客之詠累累可數則又未始不以
為瑞也史以為瑞詩人以為瑞則謂之瑞也亦宜而又
何疑于古之無而今之有乎歲柔兆閹茂前潮陽通守
湯君亞卿之南園嘉蓮斯茁里人詫艷見未嘗有姁媮

奮肆至繪圖而傳視之玆豈偶然之故哉水陸草木之
繁雖非有血氣心知者而一榮一悴或者人事關焉故
君臣和也而同頴之禾出郡國治也而兩岐之麥秀彼
蓮獨不然哉元嘉之政比于文景天泉之蓮盖亦和氣
交暢之所致也大而天下次而一國微而一家和致祥
乖致異一而已亞卿乃祖乃父世篤忠藎置義田闢義
塾睦于宗黨槩而不殊斯又俗情之所難者以是貽謀
固宜後之人蕃衍盛大今亞卿象賢趾美不敢有越厥

志兄弟怡怡如也愉愉如也其所感應召致瑞有在矣斯蓮也謂非禎祥可乎余居京口三十有六年所見達官貴人之家何翅百数兵燹以來陵替亡幾惟湯氏詩書之澤浚之而益深延之而益袤今又和氣交暢以有兹瑞吾意湯氏之興未艾也昔熙寧中燕國邵氏實產嘉蓮已而瓜並蔕桃並實紫芝秀者三當時秦太虛諸公爭為詩文張大之若亞卿者其可以無述乎友朋約為歌詩識其事余拙于詩者故首為之序云

送韓仲文赴安豐序

秦罷候置守漢因之歴魏晉隋唐以迄于宋其藉以承流宣化者曰守而已故守之賢否一郡之休戚繫焉守而賢雖佐理者或貪猥惛弱郡不害其為治何則守之權專以一故也惟令之制則不然惡偏私也而欲公其權懼專擅也而欲分其任于是釐郡之大者曰路次曰散府路設總管府府有達魯花赤有府尹同知治中府判謂之路官若散府則闕治中而不置路官之次有經

歷知事提控案牘謂之首領官若散府則虛經歷而不設每視事路若府官坐正署首領官坐東偏胥史鴈鶩行立凡獄訟錢穀工役之務無有大小卒繇胥史白之首領官首領官審其可行者行之謂之繫書繫書畢乃白路路官簇坐傳語更相可否是非議克合乃定否則曠時累日不敢決一事以故一府之内得一賢郡未必治而同寮或愿姦易險賢不肖之異則必有鈲啄決吻求以誣理而壓法者一不勝即竫言以相詆訐相護詗

甚者掙衣裂眦詬呼嘆嗚各以氣勢為勝負朝家患之
則又著為令甲遇路若府官有偏私朋比者聽首領官
庭辨之至再上弗聽則又許疏其事申之部若省然則
首領官雖卑也而權實與路府官等蓋非如古之牧守
得自專制其境内而長史司馬以下惟奉行守之命令
而已也提控案牘之選庸非重而不輕也哉京口韓仲
文以積勞求仕茲被省檄主案牘于壽陽將之官友朋
憫其以宏才佐小壘而又詘于下僚各為詩歌勞苦之

噫以仲文之才而縻于是職固可慨也然壽陽于古為六實咎繇所封之地時苗飲犢之池其洫尚湜湜也東限琅琊西距孟諸南引荆汝之利地方千里境物固不惡況朝家之制凡郡事纖悉皆自首領官而達于守貳是則仲文此行其關繫于一郡者誠重也誠不輕也未可謂之不遇也仲文彊志有立且其所交皆名人魁士其於為政講之熟矣今又孜孜以文藝為事吾見其以文毋害而得譽于時也審矣又何嘅焉遂書以送之

送王國華歸東平序

昔孔子高與鄒文李節相善也子高還魯二子別流涕交頤子高曰人豈鹿豕也哉而同堂羣聚乎嗟夫子高魯人也吾聖人之後也而其云云若是子生于魯而學孔氏者也於其別余敢邑邑不樂以貽鹿豕之譏雖然古之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其竝立則相下而不厭其違離則相顧而不忍舍是豈過為兒女慼哉亦必有不能忘情焉者矣余生取友高即深求不知其幾兵燹

以來半為鬼録其或僅存而未化者鯢盤蠖屈銷聲沉響余惻焉既而得張子惟敬於揚繼又得子于潤攷古討今相與上下其論余甚樂之意一二年業之庶幾至乎至也去歲惟敬歸歷下子今又歸東平余雖念子髙之言亦惡能無戚戚於此况祖行道飲徃來人士靡不與焉而余又以病弗及出亦安得藉子髙以自解雖然余之于子固非燕游一朝之好也余將竊仁人之號而送子以言可乎津亭折柳春日載陽嘗試與子俯觀萬

類之盛矣根者荄者芽者甲者舒翹而揚英者皆一氣之春也然其敷華之茂者必其植根之固而朝榮夕悴者非藤蔓之托則萉藻之浮者也人之于文也亦然文者華也彼聖賢者根之以仁義培之以學問又充之以剛大之氣故其發也大者為六經可以經緯天地小者亦傳其徒垂之於簡册為後世法若夫組織剽裂求以夸多而鬬靡者不過草木榮華之飄風而已吾子齒新而氣宿貌臞而神澤且謙以自牧孳孳焉以求師問友

為務其于為文辭也宜無難矣然以余觀之往往絺繢之功多而涵養之功少余懼其華之浮而根本之未立也子歸與魯賢士大夫遊試以叩之有不以予言為謬者予盍勉之也時幸相遇出所業示余將見其浩乎沛然不止如今日之所觀矣然則是別也余可徒為鄒李之戚戚而無一言以為子贈乎

葛元白詩序

庚寅之秋余遊杭聞葛君元白名於諸友間恨未及識

也暇日偕郭元德詣之居近市而湫隘賈胡販儈憧憧往來輜車柴轂填接街陌余意高人勝士未必處此及既見臞然一儒目光炯炯若以風裁自持者余心異之入襜巢去諠囂漸遠閒延至閒境左花右竹幽禽嘐嘐傍牆甃小石為盆池金鱗游泳脩然有濠濮趣蓋不知其在闤闠中也已而啜茗行酒相與論古今事談辭如雲出歌詩數十首匠意體物清麗紆婉風雅之致隱然余因喟然嘆曰元白居廛市之衝而其詩若是孟氏移

氣之說然乎否乎龐德公謂趨舍行止人之巢穴各得其棲託而已若然則居未必果移氣也蕘夫牧豎不迹城邑朝夕游乎山林之間思若清矣求一言之幾乎道藐不可得是果以居論邪抑吾聞元白昆弟怡怡然于三間茅屋之下孝友之行著于鄉曲是有以帥其氣者矣詩之清也不亦宜乎余方與元德評論及此而元白以詩徵序因録而歸之

贈京口外醫戚君序

疾子所慎也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其慎可知矣然醫而至于三世歷数之不能得一二於千百何其難也余家京口三十有九年聚而居者衆故不能無疾疾故不能無醫醫醫之往來于余門者亦多矣有一至者踰数年召之則其人已亡矣有再至三至者踰数年過之則其家為他人居矣問其子孫曰流而為負販也轉而為溝中瘠也間有能世其業則門戶寂寂而為時人之所鄙棄也噫是豈多行不義安人之危而繳其利者邪抑

術之不精而輕用之者邪抑藥餌之謬而有所謂天刑鬼責者邪不然何其傳之難也獨外醫戚君余乃見其祖子孫五世吁亦難矣夫瘍醫惟祝藥劀殺之劑而已而癰疽瘻痔之疾又非方脈比也凡瘍之作其初如針芒如粟粒人多易之曾未俄頃骨痛腫潰或至于不可療以死又非如他疾之可以歲月治也惟其發之遽骨痛腫潰之亟故世俗之醫往往因之以為利其初作也以毒藥發之待其呼號痛楚然後要之要之而饜其所

欲然後徐徐而治之治之不蚤腐敗塌裂不可厝手則又藉五善七惡之說以自解滔滔皆是盖不獨宣之符當塗之徐為然也惟君則不然本之以忠信行之以廉慤人有疾求君視療雖風雨暮夜即負藥奔走略不以貧富貴賤異其心亦不責報與否間二歲余夫婦各苦癰君眡之皆不兼旬而愈君嘗曰癰疽譬猶惡人養癰護疽雖古所戒然攻之太急亦必有意外之禍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治瘍之法也故吾每視斯疾

惟砭焫以洩其毒宣導以殺其勢其不獲已則以五毒攻之五藥療之雖不求旦暮之功而疾者良已若夫專以刀匕錐鑿鎌割鋟扶為竒者吾不忍為也君可謂良也矣噫以是心而充之豈惟醫之良以之處已以之處人其有惡而不仁者惡能余毒哉君祖父相傳逮今五世君方積行累功惟日不足吾見其子孫綿衍為時顯人世醫之報殆未足為君羨也君所居有皂莢木二數蔭蒙密下庇千牛殆閲百歲視其樹知其家知其家抑

知其人矣非培植之久者能之乎余故樂為之序以彰君之善以勉君之子孫且使其徒慕而效之毋為符為徐而為世人之所指目也

梅南詩稿序

詩契於古難也契於古而傳于今尤難也鍊句鍛辭搜攬腸胃敝精神而戛肌骨顧豈藐無可傳者世降俗薄忌者多與善者少指瑕焉而掩其瑜索瘢焉而滌其垢士生斯世竊竊焉幸其詩之傳難乎易乎吾見其難而

愈難矣然詩患不古不患不傳如古也不傳何病不傳
然後見古而況未必不傳邪梅南陳君其為詩雖不多
平澹古雅亦信乎其有可傳者友人張君仲實趙君景
高裒金鋟梓汲汲然思有以傳之噫是可以敦薄俗矣
而或者猶病其鮮焉夫任藩十首麹望江三十首皆託
諸其友自唐世傳至今日詩固不在於多也或者又曰
若然則君之詩盡止於是乎余曰非也君眈心古學磨
礲浸潤極而至于薄風雅躪屈宋雖累數百千言皆可

傳也詩豈厭于多乎哉余讀君之詩因有感于張趙二君之義序而申之將以警夫世之忌而不與善者爾為我謝陳君勉之勉之毋負予之所期而使忌者得以藉口也

送王應夫序

余與王子應夫居相邇情相好也應夫視吾年倍長以里先輩事之余視應夫學聚問辨迨犀而其所為詩文又皆有法度可喜每忘年交之以故情益親往來益密難

疑答問彼不得而吾得之一日來訪謂分教楚棠行且有日余甚以離索為憂然亦以應夫之得仕為喜應夫蹵然曰邑雖小聞業儒者不下百數吾懷空抱虛一旦竊師民之號深懼夫嘲笑者之不免也子何以教我余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孟氏固嘗有是言也然世之不好為者幾希矣今郡邑凡幾學學凡設幾官其以才學選如子者凡幾人以子之才之學雖舉棠邑之士而師之吾未見其不可也而子自視歉然則過人遠矣雖然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吾子今日之欲然者知不足者也師于人而未為人之師學于人而未為人之斆則猶未知困者也知不足固能以自及未知困終不能以自强繼自今請業者進請益者進扣大扣小與接與構吾子其知所以自强矣知自强則日就月將晝為宵得皆自此始而又何患乎書曰斆學半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此之謂也余年運而往顛毛種種其不能自强于學也久矣聞邑有芳草澗者韋蘇州所曾遊

也今猶有賦野渡無人之句者乎王無功丞六合作醉鄉記吾夙慕之今復有兹人者乎如有之子飛書我報吾將囊詩載酒順下風膝行而前矣

龍與祥符戒壇院分韻詩序

明慶宗師虎巖良公清曠文雅一時名公卿皆樂與之交而余獨未及識也至元辛卯六月余游杭炎暑重赫旅樓偪仄如甑方鬱鬱不自憀有蒼頭持巨軸至曰良宗師約遊戒壇書也余疑與公未一覿面書何為至于

我發函伸紙列風流勝貴且百人而余亦與焉余嘉其
未相見情相親也敬諾之期既至僕痡馬瘏欲往不果
公以筍輿速之又不果越翼日白廷玉來訪盛誇茲集
以為地虛曠堂宇峻潔脩竹叢杉葱翠交陰芙蓉濯濯
清泚香氣襲人雖紳珮簪錫環列雜坐涼颸時至不知
門外之紅塵赤日也頃焉炷薰瀹茗設伊蒲淨供楚徐
鳴琴温老飛灑醉墨皆極天機之妙坐客需飫投壺對
奕各適其趣則又析少陵已上人茅齋詩探韻以賦客

多詩字少或再韻或三韻雖遲余不至亦虛下字畀之余益以不得與為歎廷玉復道公意俾余序其事余因知公之心其空普無礙若此夫金僊氏之教世久益離至于今日雞園弟子聲生執長聞有談周習孔者輒哆唇瞋目以為詬病而公獨與賢士大夫游從欵密豈非外形骸以理自勝者哉余棲泊于兹未克一詣招之又不克一往宜以心雜見跡而公拳拳然願交而不可得者果容我邪抑愧我也昔惠遠招范甯而甯不從許淵

明飲酒淵明復攢眉以去遠公終不以為忤其所用心固非吾徒者所能臆度也雖然名人魁彥高詞嶮語駿發蹈厲使余挂名其端而不知辭讓凝塵鼓缶安知鳴玉者不笑于其傍乎重違公意廷玉又從而督迫之引筆綴詞忸怩愧汗覽者亮之而已

送盛元仁序

京口舊為江淮衝要四方賢士多樂居之德行之辭詞藻之華論議之偉葢昌黎所謂紛擾擾而既多者也余

幸以先人之故深之即高之求皆嘗辱師而友之兵燹以來化為異物者衆矣其或一二僅存復歸老邑里潛深伏陿聲跡藐不可見獨余尚縻于兹未能遠引索微言于亂志發孤笑於羣憂亦惟吾元仁三數君子而已而又各以衣食之故或出或處曠日彌旬乃獲一見見已遽别回視承平時美景良辰肩從齒序登山憩石酣觴賦詩殆猶夢寐間事欲再夢不可必得也而元仁學日進文日工名譽日起余又疑其必為有力者奪之而

去幸而烏公之書詞馬幣未至洛北余猶得資以待老聞之友朋乃謂其以太夫人在堂越明日將歸而就養焉噫何其不預為我告也朋友固天倫之一熈春寒往太夫人御板輿遠覽舊畿近周家園吾元仁奉一觴稱千歲壽此人子之至樂也爾有母遺緊我獨無我方羨慕之不暇吾亦安得而留之獨惜夫友道日以狹文氣月以萎而吾所資以待老者一旦去而之千里之外是則余之不能已已者也昔謝太傅中年與親友别輒作

數日惡達人尚爾况余之恇怯澳𢚩者乎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吾雖有胸無心者將不能泊然于斯語矣雖然閒居續賦元仁肯從便風示我吾尚能與三數君子盥手發函對風簷而朗誦也

宋宣慰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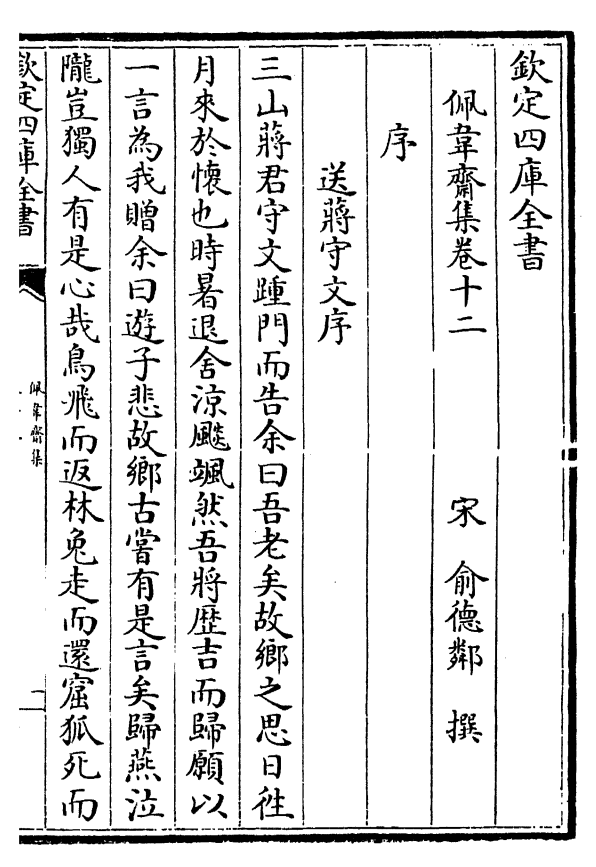
同知宣慰東明宋公余曩在揚嘗望履幕下别十年矣復會于杭出歌詩數十首及所為文以示余受而卒業因仰而言曰山林草野之士處隱就閒無所用乎世於

是刻志若心蒐辭獵句以寫其幽憂抑鬱之思以舒夫風刺怨懟之意乃若公卿大夫以功名事業為己任者驅馳鞅掌日不遑給亦何暇及乎此今也摘竒擬異與騷人墨客較其錙銖非韓愈氏所謂性能而好之者歟至若鏗鏘幽渺沖澹和平使讀之者稽首歎嗟不能自已又非韓愈氏所謂才全而能鉅者歟夫以才之全能之鉅復根于性而好之則公之文固非曲學謏聞者所能闖其藩也余獨于食餅之詩而重有感焉往歲浙右

大水民用蕩析鬻妻賣子延視息於須臾間其情重可哀矣朝家憫焉亟發廪振之此正有司所當奔走奉承者跨越半載方且覈户口排丁稚其得升斗以活者亡幾而嗸嗸然為溝中瘠者蓋不知其幾萬人矣而公於一食之微憂民之憂惜怛懃懇溢乎言外則其心從可知已詩不必論也嗚呼使當時任事者其心皆如公之心吾知其皇皇汲汲食不下咽又肯稽國家之賜為之躊躇四顧聽其流離死亡而後已乎此余所以重有感

也邇年西浙豪右擅江湖藪澤之利富幾埒國田疇日以廣溝澮日以堙雨不浹辰又復巨浸官吏熟視莫敢誰何今歲秋冬之交其可慮者又不止如前二歲而已余安得取公之詩為司牧吾民者誦之捲錦以歸因為之序以俟夫覩民風者擇焉至元壬辰閏月五日

佩韋齋集卷十一



佩韋齋集卷十二

宋 俞德鄰 撰

序

送蔣守文序

三山蔣君守文踵門而告余曰吾老矣故鄉之思日往月來於懐也時暑退舍涼飈颯然吾將歴吉而歸願以一言為我贈余曰遊子悲故鄉古嘗有是言矣歸燕泣隴豈獨人有是心哉鳥飛而返林兎走而還窟狐死而

首邱物皆然人爲甚然人之勇於歸者蓋鮮也君青歲出遊皓首歸里君誠不忘父母之邦者矣陵谷遷變井邑蕭條今非曩時比矣其念君而爲東道主者誰乎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君距家幾三千里君之聚糧凡幾月乎川有蒲澤之姦陸有綠林之暴其爲君之紀僕者誰乎喪亂以來耆舊親戚銷磨略盡某邱某水孰能從君而指視者乎怳歸矣君得無渡桑乾而思并州者乎君曰子之言是也然吾之歸已決雖道

塗險阻資用乏絶不暇顧也子試為之詩若序足矣余於是憮然曰君誠君子人也題柱而出乘駟馬車而歸棄繻而遊建節行郡國而返其歸誠易易也中世士大夫一不得志懼無以誇一時榮一鄉則棄其邱墓如棄敝屣今君年如是貧如是而不忍違其鄉如是則可謂之君子矣余年視君不甚相遠松楸之感竹篠之思亦久其日然猶戀戀未能舍去送君之歸得無顔忸怩而心不寧者乎既與之酒賫之錢又序以贈之葢將以諗

於君之素所往來者而抑以自警也

盛童子遺稿序

余往讀邢氏子秋風辭愛其雄深窈眇神會天出然以時考之居實曾未冠也天假之年閱之以問學磨之以世故雖比良遷董兼麗卿雲直易易耳稟命不融其所成就竟如是而止談者慼焉然猶幸而蘇黄二老交口稱引故其名聲卒振響於世是則蚤慧而殀固居實之不幸而其遇二老以昌其詩抑又居實之大幸也錢唐

盛仁熟亦庶幾蚤慧者未齔亂從海陵陳君登父遊登
父吾友也每訪余仁熟輒撰杖屨於其側色夷氣清足
踧踖不敢縱扣所習詩書古史乂手朗誦有異常兒余
嘗謂盛氏有子矣逮少長學為古律詩援筆輒就時有
不經人道語年十三病腸結一夕而死嗟乎何蚤慧而
遽殀也昔居實之殀或謂其父有以致之恕誠傾覆者
如仁熟之父則非有號位勢力足以誰何當世涸跡廛
市之間經營什伯恂恂惟謹且不為詭偽浮薄之行天

昇以子不旋踵而奪之去神理固有不容語者矣九齡而失童烏百萬而貨王恱彼豈子雲茂宏之過哉景星慶雲須臾變滅沈海之珊瑚韞石之璞玉取以為器其堅久固往往不木石逮也然則蚤慧而殀亦何足深怪耶雖然居實之殀藉二老而名彰仁熟之詩固未得為居實比加以數歲安知來者之不如令也童心黄吻紛紛厭人如是子者乃不幸短命以死則其父其師亦惡能無戚戚於此悼其殀而哀之取其可傳者而壽之意

必擇能言之士足以傳於今而信於後者登父訪余乃以其詩屬余而為之序噫余何人哉而能使是子之不泯乎不過明天之命物者以紓其父之悲以釋其師之憾而以祛夫世俗之惑而已若夫序之而使其詩之不泯當世自有大手筆如二老在登父其亟圖之庶仁熟之不死也

李侍郎母夫人慶壽詩序

仕而逮親雖三釜榮也親之不逮重茵而坐列鼎而食

弗榮也信斯言也則凡為人子者必汲汲然為三釜之榮可也蓼莪思報昊天罔極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不過啜菽飲水以盡其歡若不足以為孝矣而聖賢之教則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居上而驕為下而亂在醜而爭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焉是非聖賢之與人異情也三牲之養固人子之素心苟得之不以道曾不如啜菽飲水之為樂也而奚拘于三釜之榮者乎若夫家温矣禄厚矣有平反以悦雋母之顔無放肆以

貽嚴媪之慮是葢天下之巨孝而中庸所謂誠身以悦親者也三牲云乎哉重茵列鼎云乎哉恒山李侯以廉平之政繼美世德足以亢其宗矣母氏年八十視明聽聰略無老人衰憊之態殆天有以相之者而侯也惟恐養之弗至所餘財儲之庫扁曰奉親俾善計者主其出納凡贏得過當率以備朝夕之養而家不與焉太夫人惟所意欲左右奉承唯謹於是學士大夫相率為歌詩慶羨之侯可謂能榮其親也已雖然幼吾幼必及人之

幼老吾老必及人之老侯方分莬符為二千石為朝家司牧一郡凡我黎庶孰無父母吾親飫珍鮭之供彼亦有藜藿之不糝者乎吾親被文繡之華彼亦有縕布之不完者乎吾親厭絲竹駢羅之奉彼亦有顚頓困苦呻吟而無告者乎居高廣則思無廬策駿逸則思無車夫如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輯百姓之福以貽吾親之福豈惟福壽康寧太夫人得兼而有之詵詵蘭玉匪伊競秀於階庭間吾意含飴弄孫之樂無復有踰於此

者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盖言錫類所以為孝也

因為之序且繫以詩曰

蓼蓼蒿莪天夭棘薪維父維母鞠育孔仁欲報之德昊

天罔極甘旨之供豈不朝夕藜藿不給菽水盡歡飭身

勵行以怡母顔較之列鼎彼危此安顯允李侯孝友具

完慊慊為人矯矯為官曰有慈母一一平反一昆二季

郁郁荆蘭清朝賀燕紫誥回鸞凡為人子稽首願觀我

聞先民悦親有道反身而誠對越穹顥我侯為政德心

皦皦永肩爾心蘇枯澤槁曰維壽母天錫難老詵詵蘭樹靜秀娟好生于階庭慰母懷抱我作此詩匪諛匪私維侯之頌維侯之規

劉悅心詩序

鳧鷖既醉詠太平也故其辭温厚而愉懌風降而黍離雅變而板蕩閔亂亡也故其辭憂思而感傷其為體雖不同然自文武成康之盛陵夷至于幽厲之削弱上下世變殆數百年生于太平者固不覩夫國步之頻蹙而

過故宗廟宫室盡為禾黍者亦不知夫鎬京豐洛之盛且大也故為鳬鷖之詩者彼一時為黍離板蕩諸詩者又一時吾聖人萃而録之盖以明夫治亂盛衰存亡之故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詩其可以易言哉劉君仲鼎以累將重侯之裔生長穆陵之朝當是時聖明繼承休養生息年豐俗阜灝灝和寧文物典章魚魚雅雅仲鼎既以得之見聞者而寓諸歌詠矣德祐元元之禍倉皇辟地顛沛流離

仲愷復身履之已而愷祚變遷金谷銅駞莽然荆棘仲愷又一寓于詩以攄其憤惋抑鬱之思然則仲愷其深于詩矣乎夫詠太平也而不過于諛閔亂亡也而不流於激以一人之作而風雅之正變具焉是豈區區世俗之所謂詩者獨惜其温厚愉懌之辭一轉而為憂思為感傷迄不得薦郊廟于隆平垂典册於久遠是則為仲愷之不遇也雖然仲愷方將攜琴書講道紫陽之下紫陽吾文公闕里也輔頰遺唾杖屐故跡過者式之仲愷

日遊其地日與其徒誦其詩讀其書論説辨難貫穿統

會使往聖之絶學有繼而前哲之微言不泯是正吾仲

㽘事所謂薦聲詩于郊廟者抑又其餘也詩惡足以盡

吾仲㽘之學乎序而申之姑以寓我惓惓期望之意云

爾

説

雜草説

居室之西有隙地衡從數十武老梅穉竹攅立叢倚間

移花卉雜焉趣雖未就暇之日杖屨或可往來也積雨霽余携壺造之蕁薈蓁莽葶藶茀蔚衆芳列植咸受蕪穢譬如善人君子不幸與憸壬錯處而彼反得以勝之余愍焉亟呼畦丁荷鋤而理且戒之曰芟夷之藴崇之絶其本根吾將勞汝踰辰浹往視則菝菝然復茁矣余怒曰爾何慢余戒也鋤者曰嘻是稗草也其植根固其敷蔓滋未易以人力去也余益怒有老圃睨而笑曰是非彼之罪也去衆草易去稗草實難子非學圃者固宜

為彼之咎也且子亦何惡於稗而必去之徃古來今君子小人常相半於天下亦猶天之生是物也子亦能盡小人之類而去之乎故以堯為君而有共工以舜為君而有苗頑以湯武為君而有慆淫朋比皆此類也彼聖人者雖誅之殛之化之懐之而能絶之乎况今真淳久散澆偽日滋儒之稗以詩書發官家之稗以法令濟貪釋老之稗以談空覈玄恣欲工以奇技淫巧稗其業賈以抵巇射利稗其心子不彼之務去而顧規規然用力

於荒畦間吁亦感矣余曰子之言是也然人之稗彼有位者能去之草之稗吾有力則能去之吾將勉其所可能者而不彊其所不可能者此吾所以為能也雖然小人猶稗也小人之難去固甚於稗之難去也堯舜禹湯文武不作彼小人之貫盈惡稔者天其不殪之乎吾力雖勦彼稗之根連蔓衍者隕霜其不殺之乎老圃笑曰條風至勾萌達吾將復言子評之余無以對于其去三歎而飲之酒

左近仁字説

東平左氏子持咫牘詣余曰吾名近仁里先輩以毅夫字之吾惡其俗也先生其爲我易之余曰父之于子名之可也同官之于僚同姓之于昆弟同門之于友朋字之可也余于子僅一再覿面而敢字子乎字之且不敢而敢名之乎且子之名與字亦未嘗俗也辭愈堅請愈力余又曰仁者萬善之元也而剛毅木訥聖人固以爲近仁者也惡乎俗古人命名義雖有五然太顛閎夭不

以顛夭而為嫌石惡陳逆不以惡逆而為諱展禽以禽名解狐以狐名其俗甚矣而皆聞人也趙堯李舜名非不嘉而人不以為美稱苗晉卿名子率同古帝王之名而譏夫幾得以覆其族名豈有俗不俗哉吾子取仁以為名取毅以為字吾見其美也未見其俗也抑吾聞之名成乎禮字依乎名有因其名之美而抑之者有因其質之偏而矯之者吾子之名信美矣然毅者果敢有為之謂毅雖近仁也天地嚴凝之氣盛于西北北方之學

者固不患其不毅也吾子氣剛而貌嚴瞻視察察且年甚少更歷未甚深余謂非果毅之難深恐强恕之不易請以仲恕易其字可乎孟子曰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天之生人均有是性亦均有是仁其所以殘忍忮刻靡所不至者不恕之心害之也恕者仁之端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語之所謂恕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記之所謂恕也是恕也即所以為仁也人能充夫恕人之心則反薄而歸厚以己而體物天地之塞吾其體也

天地之帥吾其性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然則以仲恕字子固將矯子之偏而歸之全者也語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請因以為贈

李御史二子名字說

御史太原李君見其二子曰知子莫若父吾之二子長也剛吾懼其過于猛次也柔吾懼其過于懦今將改所以命使之顧名思義以矯其氣質之偏而全其性行之

粹子盍為我命之余曰剛美德也其過也則為猛為隘為彊梁故必潛之書曰沈潛剛克矯其過也請命曰潛以元昭字之潛而昭理也柔亦美德也其過也則為懦為無斷為邪佞故必有立焉則善矣書曰柔而立亦矯其過也然非有浩然之氣者不能立請命曰浩以元直字之直所以養是氣也剛而潛柔而立此所謂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者也雖然父之教子未嘗不欲其賢子承父之教每不能以皆賢昔者伯魯無恤之事是也

潛也浩也繼自今孳孳問學矯其偏而歸之全防其過而止於善他時吾從御史遊相與上下其論使吾如韓退之在汴得交李生賢父子間可也不然吾將有辭于子矣

張聖瑞字說

張子謂余曰夢麟始生之夕先君子夢青虵蜿蟺于襟袖間故以夢麟命之歲癸酉夢麟求試有司列家世氏名于淮閫閫之胥史訛鱗為麟非先君子所命也夢麟

懼亟以告于淮東漕使郭公公于先君為外兄弟喜而謂夢麟曰麟瑞物也子何疑焉盍敬易之吾將以諗于而父而父尚無責也夢麟再拜謝旣而叨預計偕登夢麟之名于天府先君喜于是請于先師以君瑞字之蓋亦識郭公語也嘗試以語友朋皆以為可或曰是嘗有姓同而字不異者稗官譏焉盍改諸夢麟徃來于懷也久子於夢麟忘年交也請是而正之夢麟將以告于廟余曰麟之為瑞昭昭也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其位麟

為聖人出也不然則與常蟲凡獸亦何以異是則麟者聖世之瑞也余請以聖字子可乎吾子信厚而文規行矩步慎交而擇友不詭隨不忮刻信乎其麟之似矣矧子之外舅挈山陽歸令職方氏使吾子乘時撥利其于髙爵厚禄猶探囊而取之乃令居窮處約歗歌古人日以詩書圖史自樂則其為麟又可知已字以聖瑞于子抑又何作雖然徃而必復者天之道窮而必通者理之常吾子恍能體麟之含仁而懐義知麟之瑞聖而識時

深培固養不輕售以汙其德而辱其身他時聞有遭遇休明使天下復見關雎麟趾之化者非子也邪張子傴然退避余曰麟哉麟哉其終于不遇哉因書以贈

義猫說

俞子之居猫之孳乳者三貍而黒者緣墻越屋人竊之夜擊缶呼莫能得遺二子鳴鳴箱毯間瑀珊蹩躄如有望而弗至余甚憐之忽爛斑類虎文者即而視悲鳴顧眄銜其一與已之子俱已復如之煦嫗餔乳惟均惟一

其白質黑章者感焉亦銜其子就之出入相覆迄于成更相母子見者莫能辨吁亦異矣夫天地之間至貴者人至賤者物至有識者人至無知者物彼貓之為物抑又忍而妬者也往歲里人飼貓每產子輒親闕之余聞之嘗掩耳弗忍聽及讀韓愈氏文記二貓相乳因疑而未之信及今乃親見之豈物之性亦有具人之性者歟然而尺布斗粟之謠既形于漢然萁豆叔季之世往往有之是何人而反不獸若也兵燹十年東南黔首半

為魚肉一二寡妻穉子依草木幸存者兄弟親戚視之不翅路人飢寒困苦藐然不之顧室廬田園閭猶有餘者至設陷穽奪而有之抑又何心哉昔李義府柔而害物史擬之以貓今視斯貓殆有類于世之所謂急義者而豈義府比邪吾故為之説使覽者或有愧焉是亦裨風教之一也

祭文

祭兩浙運使閑邪李公文

嗚呼人之云亡詩人孔悲所謂伊人流俗豈知不負天子不負所學有人若斯天民先覺上蠹吾國下蟊吾民雖死萬萬奚足稱人吁嗟我公冰清玉潔踐敭四紀險夷一轍我誦所聞更僕靡終姑以目擊印于至公東南斥鹵紓邊裕國公將浙漕姦弊攸革昔者兇豎溪壑無厭民怨入骨貪吻尚饞自公涖止蠲苛除嬈牢盆日增積雪皓皓彼兇之暴膏血是朘獲一冒禁株逮根連公之賦政仁恕平直有犯者懲無辜者釋二浙之民謂公

父兄庶幾慭遺以輔太平康莊未窮滮汜已迫公雖歸全民實踴躃我昔聞公歷事三朝廉不言貧勤不憚勞逮于混一宅牧南土暴慠是勦鰥嫠是撫忠于而國孝于而家端介有守悃愊無華恨我與公相見之晚發潜闡幽意深語淺嗚呼我實么麽跡與世疎公獨我知薦我公車匪我求公公實知我以我之迂何施而可杜門掃軌著書立言庶規不朽慰公九原靈車遠邁丹旐翩舉束芻祖道有淚如雨

代祭祖龔常卿文

嗚呼大父常卿塟以戊午既越十年乃葬祖母衙衙石門雲覆五州原起來止樂哉斯邱乙亥季春倏遭大故兵刃㒆突無骸不露維我祖隴既固既安亦罹斯酷摧我肺肝時方艱虞倉皇掩骼抔土之恨籲天罔極惟我先父晝惕夜兢改卜未遂齎志九京煢煢孤孽實承先志苫塊荒迷罔敢失墜今此仲冬奉襄父靈祖塋未葺局脊靡寧爰卜巽日祗告于墓敬遷祖妣反骨隮祔夷

衾孔好玄堂暫開䰟其歸來以慰我哀

代祭叔龔朝奉文

嗚呼某以險釁夙遭閔凶生甫十歲父歿異封撫我育我曰惟仲父時異事殊雖煦莫嫗煢煢子立至于成人室弊風雨田荒棘榛考室弗構父菑弗穫每一念至亂我心曲蘇臺留滯轉燭半年豈不懷歸庶復舊廛夫何驛訃報以永訣殮不憑棺摧心傷骨嗚呼叔父神怡氣清脫屣富貴冥心死生臨絶之言具嚴簡牘謂某克家

實靦面目嗟嗟孽子心慮困衡猶恐弗紹以忝所生況茲門緒日就頽靡㫷之孱懦胡能振起祖考之德仲父之功庶其相之以亢我宗

欽定四庫全書

佩韋齋集卷十三

宋 俞德鄰 撰

表牋

賀郊祀慶成表以下代黄松岡

正月始和稱秩元祀昊天成命誕受多方顯閎其孚華夷胥懌中賀臣聞報本返始者郊之義親德饗道者天之心故齋戒飭躬而神光之耀谷嚴恭展事而祥露之流壇皆繇精意之上通匪但彌文之特舉以洽百禮曰

由一人恭惟陛下聖敬日躋聰明時乂舜齊七政羣后之瑞斯班禹立三年百姓之仁既遂爰諏吉旦丕蒇盛儀金軒駕而黄道之清夷蒼壁陳而紫煙之蓊鬱捷書夕奏霽色朝澄嘉績多于先王宜永綏于九有介福于其王母益侈貺于二儀臣猥玷輔藩親逢熙事雝雝在宫肅肅在廟莫陪周士之秉文赫赫厥聲濯濯厥靈願頌湯孫之殷武

謝郊禮慶成肆赦表

饗帝于郊率百神而受職配天其澤混四海以為家雨施雲行風移俗易中謝臣聞祭而受福繇天意之棐忱赦匪惠奸欲人心之遷善矧當嗣服之始具嚴報本之儀率見祖考休有烈光肆受諸侯之覲亦右文母綏我眉壽更占厥後之昌將侈貺于三靈盍䝨恩于九有舉令黔首盡洗丹書恭惟陛下齊聖廣淵嚴恭寅畏内盡志外盡物可告神明車同軌書同文無有遠近博厚高明之降格煇胞翟閽之靡遺驛馬宵流金雞晨揭滌瑕

盪穢想圖圖之遊空歔偉鋪闕編詩書而無愧臣越居近甸親覩寛恩蕩蕩巍巍均圓堯天之大穰穰簡簡益占周歷之綿

謝賜新歷表

禹立三年爰謹授時之正商畿千里首叨頒朔之榮觀聽聿新布宣惟謹中謝恭惟陛下宅中圖大浴牧亮工兢兢業業撫五辰一二日而無曠怡怡愉愉奉太后億萬載以承懽迺課歷於清臺誕賜書于方國以前民用

克享天心臣猥玷承流居魆玩歲夙興夜寐懼莫逭于官刑東作西成豈不知于帝力

謝賜歷日表 戊辰

咨牧亮工會舜朝之五載以閏成歲授堯歷之四時昭示成書具孚闔境中謝恭惟陛下握符御極協紀叙疇兢業力行率欽天之丕憲怡愉色養致愛日之積忱脩和屢格于年登整暇肆馳于月捷考一元之豐戊凝庶績而撫辰乃嚴頒朔之儀庸正厚生之事臣敢不恪共

候服夙戒民功春近漢畿共迓太平之運星臨吳分尚

覲乾度之祥

賀生皇子表戊辰

龍飛在御利見大人熊夢協占乃生男子慶關宗祏歡

動埏垓中賀洪惟聖宋之初基誕毓僊源之三葉星珠

聚緯昭瑞應于戊辰神筴演元復環循于甲子天啟卜

世卜年之永世生以似以續之賢前後合符古今鮮儷

恭惟陛下小心昭事大德曰生保佑自天受周成之百

禄肅雝在廟宜太姒之多男上以承長樂之歡下以慰
寰區之望民職有利邦其永孚臣叨領輔藩忻逢盛事
告于皇天后土阻陪濟濟之班宜爾聖子神孫更上振
振之祝

謝生皇子肆赦表

履祥甲觀培萬世之丕基渙號端門開八荒之壽域照
臨所曁鼓舞攸同中謝恭惟陛下祗遹先猷作新聖治
大人利見時適際于龍飛男子乃生瑞果符于熊夢載

震載夙克類克明日重暈月重輪益炳繼明之照天職覆地職載是推不忍之仁開釋無辜咸中有慶臣躬逢曠蕩職在布宣癃老願觀已喜漢恩之寛大子孫受禄尚歌周室之盈成

誕皇孫賀皇帝表

運啓鴻圖三極會萬年之統謀詒燕翼一家垂數世之仁勢壯本支惟騰率溥中賀臣嘗仰察天文之有赫預占國祚之無疆三星為心重暉應太子之象十月建尾

有序驗多孫之祥燁然休符萃于今日恭惟陛下道闢百聖澤被羣生卜世卜年統之正者系必遠以似以續源之深者流必長培熈朝葛藟之基敷奕葉猗蘭之秀和薰鶴禁喜溢龍顔臣越在輔畿欣逢盛事告于皇天后土阻陪濟濟之班宜爾聖子神孫更上振振之祝

賀皇太子牋同前

春宮毓德久隆燕翼之謀甲觀呈祥茂育龍駒之秀慶闡宗社歡動堪輿臣嘗仰察天文俯覘國運心為太子

之象暉重適應于三星尾有多孫之占氣運恰臨于十月於昭景貺式對昌辰恭惟殿下粹質天成新功日就左右前後悉皆正習近聖賢出入起居罔不欽喜形君父宜闡乾元之瑞有開震索之祥臣越在輔藩忻逢盛事喻瞻鶴禁雖莫窺射人卜士之儀仰紀鴻休尚當繼聖子神孫之頌

聖節進賀禮物表

臣某言恭遇云云聖節者伏以中天啓聖式逢華渚之

祥近甸承流庸效野人之獻遥伸虎拜俯竭蟻忱恭惟

陛下保合太和緝熙純嘏皇穹申眷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大德懋昭得位得禄得名得壽臣叨分苑組欣際虹
流結想楓宸阻上三呼之祝將忱芹曝少供萬歲之觴
所有禮物别狀進貢

蝗不為災謝御筆獎諭表

天收飛孽喜登千里之金穰帝念承流特畀九重之奎
畫於昭眷獎有覥訓辭竊惟皇家開平治之期傒國闡

休祥之證由今揆昔宅牧惟良如劉敞之守鄆城蝗值雨而輒散如趙抃之守青社蝗遇風而退飛有若微臣冒兹近甸惟一意奉宣于聖化愧半期蔑奏于民庸如坻如京喜榖擬登于場圃食苗食節遺螟間見于田疇方虞種類之蕃滋乃抱黍禾而焦殪妖不勝德知吾皇一念之潛通災反為祥俾闔郡羣生之咸遂僣函秉穗上徹凝旒遽沐温綸曲加褒衮拜手稽首念三生結聖主之知以口語心顧一毬豈愚臣之力肆令吳會丕覩

堯言茲盖恭遇陛下加惠黔黎如護赤子五穀熟而人民育迄銷遺螣之災三階平而風雨時允協維魚之夢迺賜書于方國特加賁于微蹤臣敢不勉竭孤忠對揚休命不書螽蜚已占魯史之有年斯饗羔羊願誦豳詩而稱壽

彗星肆赦謝表

夙夜畏威覩乾文而加警雷雨作解肆渙汗以維新洽于民心時乃天道恭惟陛下小心昭事大德曰生謹一

二日之幾每嚴勑命閱四十年之治宜底措刑仰以觀天惕然垂象丕若成湯之罪已遠過宋景之出言細書十行大賚四海臣叨分近甸亟賡寬恩有嘒明星見雲漢化行之盛安如磐石惟箕翼國壽之祈

明堂禮成加食邑謝表

紫壇蕆事莫陪顯相之勞黃屋疏恩亦被重封之賜寵踰望外感溢由衷中謝伏念臣初之猷為積叨禄秩頃居田里分常謹于祝釐茲冒節麾心益勤于布澤雖忝

松階之末綴阻瞻茅屋之祲容不圖商賚之行俾預周行之數茲蓋伏遇陛下禮隆並侑視廣同仁祝網去三民庶舉雩于數錫列爵惟五子男皆得以序升肆令微臣均膺懋渥臣祗承龍綍誓竭駑庸取三百廛邑入已慙于多予制二千石職思何忍于素餐

謝賜臘藥表

恩畀節麾俯念吳江之冷寵分圭匕欽承漢詔之温獲遂生全采深感刻中謝伏念臣自慙弱植欣際昌時撫

字服勞常恐祈寒之怨咨諏曠職凛懷惕日之虞倏冬
籥之告遒佩宵衣之垂軫銀合重九天之賚緑綈榮三
輔之頒有此闕踰若為補塞玆蓋恭遇陛下八荒躋壽
一視同仁憐臣寒薄之蹤俾霑脂澤閔臣衰遲之景使
駐顔華臣敢不勉竭愚衷丕欽聖渥愧匪北門班之近
冨稱殊光重拜西山藥之良永酬大德

冊皇太子妃賀皇帝表

天啓燕謀彝倫攸叙朝敷鴻册嘉耦曰妃歡洽寰區慶

綿宗祏恭惟陛下帝祉施于國本在家無射亦臨於緝
思齊之雝肅其儀不忒懋昭大學之修齊乃眷元良樂
求淑女酌熙朝之懿典陛儲壼之徽名乾坤父母之心
因親以愛咸恒夫婦之道利正而亨聖謨孔彰邦榮斯
慶臣猥叨假守忻睹彌文家人有嚴君始包二南之化
震器為長子永開重潤之祥

賀皇后箋同前

坤極承天既施帝祉震宮立配乃厚人倫典册一新宮

闈胥慶恭惟殿下黄裳襲吉彤管凝徽國之本在家將協恭于寢膳上以風化下宜秩禮于婚姻樂得賢妃式彰婦順侍青規之慈訓維德之行承紫殿之禯華其儀不忒臣叨分郡寄忻際邦榮母道無疆已契含光之象孫謀有永願賡繩蟄之詩

賀皇太子箋同前

日有重光人倫以正天立厥配王化所基無疆惟休有室大競恭惟殿下狥齊秉粹温故知新闈大學脩齊之

章意必誠心必正廸家人咸如之吉言有物行有恒載
嘉瑜佩之徽誕錫珉雕之册兩儀並貺萬世其昌某叨
領輔藩忻逢盛際雞鳴鶴駕益毗問寢之恭魚躍鳶飛
願謹造端之始

周國公主下嫁禮成賀皇帝表

乾父有慶丕篤天嫻巽女于歸式彰風化時匪輕于選
尚邦永侈于榮懷恭惟陛下經國範民敘彜敷訓有齋
貴主早廸教于公宮宜爾好逑俾服休于外館荒周邦

之吉壤舉兖國之徽章舅氏如母存爰示因親之愛王姬執婦道聿新歸妹之儀秩禮大昏以祉元吉臣忻聆曠典阻綴賀班令德肅雝動協褒城之則慶源演迤長留沁水之春

賀皇后箋同前

后德正倫夙迪關雎之化王姬下嫁式歌唐棣之華築館維新宜家有慶恭惟殿下躬持節儉德著和平坤順承乎天愛備隆于母道巽索謂之女禮庸飭于婦儀喜

溢慈懷吉諧嘉耦錫光順之册追其吉兮戒含章之粧何彼襛矣臣濫膺郡寄忻際邦榮紫軿有行百兩翼軒星之送絳河流彩六珈增姊月之輝

賀東宫箋同前

帝乙歸妹禮重新昏震索謂男愛深同氣仰絳河之流彩想青禁之騰懽恭惟殿下孝謹問安仁先敬長翟車屆吉屬新築館之儀鶴駕肅將允助宜家之喜某叨分近屏忻際休期追其吉兮翕播桃夭之詠式相好矣永

聯棣萼之輝

謝知鎮江府兼淮東總領到任表　以下代趙月山

林樊息影甫畀食祠郡國承流更叨給饟凛寵榮之狎至俯愚陋以難勝伏念臣奮自諸生簡繇先帝際遇兩朝之久踐敭三紀之餘導旨中樞無補訏謨之密除戎外閫曾微攘卻之勞飲河之量既盈負嶽之譏莫逭潛深伏隩政忻鷗鷺之相親昧進偷榮敢覬熊魚之兼得倏承誤渥游領寓邦亟伸傴僂之忱乃重峙儲之寄顧

賢能出守始流福以潤京師必趣辦有才始悉賦以輸
函洛有如遲暮曷稱選掄茲盖恭遇陛下治在宵官仁
先厚下念臣遭逢已久未忍于棄捐察臣悃愊無華尚
咨于牧餌遂令共二靡靳錫三臣敢不祗對龍光勉殫
鼂技以農言慰父老當恪布于漢條操贏闕佐軍興恐
未閑于晏筴

謝皇太后表同前

茅檐息影甘混跡于漁樵琳館祝釐遽叨榮于牧餌愧

深負嶽德極戴天伏念臣猥以迂儒偶逢熈運入則中樞之導旨出而外閫之脩戎才薄力綿曾微報效器盈量溢秖速顛隮一從畝畝之棲遲分絶雲霄之奮迅詎圖簡畀俯及踦涼懐太守印章已駭鄆亭之舊吏給刺史鼓吹俾榮鄉黨之故人雖云恩重而命輕第恐力小而任大盖河潤九里流福當藉于賢能而日費千金轉饟政難于趨辦有如駑鈍曷稱寵光茲盖恭遇陛下正始道尊貽謀仁遠志存卷耳夙知臣下之勤音播思齊

克致邦家之御肆令遲暮復被選掄臣敢不勉竭孤忠對揚光命風德化以治郡願希二千石之良制課調以救邊所愧五十條之奏

知鎮江府到任謝表代孟中齋

遲次西江甫安愚分易符北府倐領誤恩控辭迨閱于俞音黽勉遂秖于賤事伏念臣他無技巧惟有樸忠將軍好武而子能文有慙父教先帝用老而臣尚少亦玷郎潛銜命搶攘之秋承流凋弊之地進既無補退將自

修大人飛龍咸覩時乘之六康侯錫馬遽膺晝接之三
維京口之封疆實浙西之門户民力竭矣謂宜寛之一
分江濤渺然所當護者數處曽是妄庸之品可兼牧御
之長蚊負嶽以難勝鵜在梁而弗稱兹蓋恭遇陛下昭
哉嗣服成乃圖功以予萬億年用乂民而永命其惟二
千石爰視邦而選侯遂使孤蹤亦叨異渥臣誓殫駑力
仰答龍光齊逮范橋布德人之遺愛韓船祖楫想烈士
之英風

狀

辭免知鎮江府申省狀 代趙月山

祠庭賦禄苟佚餘年潤浦承流洊叨舊職靦寵榮之過盛亟傴避以敷陳伏念某猥以迂儒偶逢熈運入則中樞之尊旨出而外閫之脩戎才薄力綿曽微補報器盈量溢恐速顛隮一從畎畝之棲遲每荷乾坤之覆育詎萌妄想復忝明揚倏仍禁殿之隆名再予輔藩之重地舊愆盡滌新渥有光豈敢控辭以孤簡畀念昔先帝嘗

付是邦玩愒半期靡聞于善狀侵尋九載重見于遺氓黔驢技止于一鳴鉛刀理難于再割加以浮家之寢久茲焉卜築以暫棲雖無負郭二頃之田已有環堵一區之宅昔騎竹而迎者久相爾汝且拔薤而誨者半就銷磨知識衆則牽掣多疑懼深則瘝曠易胡能罄竭無負布宣而況聰明不及于前時牧御轉難于今日若使小知而大受亦敢弱步于豐扛再三以思無一而可伏望公朝特賜敷奏俯憐真悃特返誤恩姑俾退閒式遂祝

釐之願別加遴選用宏植屏之規

再辭免知鎮江府申省狀

銜恩𢕃地亟控忱辭錫命自天莫回誤渥威不違于咫尺瀆敢至于再三伏念某奮自諸生來縣先帝桐鄉是念魯日月之未多桑下何心亦風雨之攸芘混漁樵而爭席饑雞黍以睦鄰逼社日遭田翁僅可誇于新尹坐堂上稱太守終有愧于故山故雖勇棄鷦鷯之棲未必果致蒲蘆之化下車攘臂儻為馮婦之攖求牧與芻秪

重距心之罪伏望朝廷亟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時髦

戰兢幸免于淵冰赴蹈敢辭于湯火

乾隆御覽之寶

佩韋齋集卷十三